

# 一方天地 满园春秋

□马先勇

肥东店埠河通济桥的东岸，一处寻常的六层住宅楼静默矗立，水泥的肌理被岁月染上些许斑驳。就在这座六层楼房之巅与一层之隅，却藏着资深农艺大师的不寻常天地。

他叫周宝林，一位年逾九旬的老人。曾执掌乡镇“印信”，耕耘于县直机关多个部门，被誉为肥东的“香菇大王”曾受到省委、省政府多位领导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。最终，他以高级农艺师的身份静守岁月，归隐田园。

他的生命，始于山河破碎的1937年。“七七事变”的烽火，仿佛是他人生序曲里一声沉重的鼓点。父亲英年早逝，他是遗腹子，未曾得见生父容颜。家中姊妹三人，排行老三，母亲则是家庭的顶梁柱。一个旧时代的农村妇女，却挑起了农家人犁田耙地、育种栽割的重担，“不失时节”是农家人烙印在生命里的天道。母亲用她那双手布满老茧的手，将“坚忍”与“希望”栽进了儿子心田。从私塾到宿州农校，他吮吸着知识的甘霖，也铭记着一方土地的养育恩情。这或许是苍天注定了，他的一生，都将与这片绿色的生灵，结下不解之缘。

2000年，周老解甲归田，回归家庭。退休，于许多人而言，是江湖隐退，于他而言，却是另一场耕耘的开始。他的天地，不在远方，而在足下的六层楼的楼顶与一楼那40余平方米的小院。

我曾多次登门造访，拾级而上，步入那片空中花园，恍如闯入了一个被精心折叠的立体园林。院子与屋顶，被他那双侍弄了半辈子庄稼的手，调理得井井有条，生机盎然。这里讲究“三有”：一年四季有常青，有花，有果。春日牡丹，夏日荷花，秋日金菊，冬日腊梅。桃、梨、枇杷、石榴，柿子次第挂果，从春夏吃到秋冬，甜了舌尖，也润了光阴。更不用说那高低错落的腊梅、海棠、玫瑰，还有那香飘十里的桂花、茉莉

花，阔叶如扇的芭蕉……高的矮的，开花的结果的，挤挤挨挨，热热闹闹。两只八哥在笼中梳羽，时而啾啾几声，一个微缩的植物王国。

老人每日早晨在店埠河道林间散步。他从一楼拾级而上，走到六楼，往复之间，再练30多分钟的太极功夫。这楼梯，是他心中的田垄，每一步攀登，都是对生命韧性的锤炼。动静相宜间，是九十载风霜淘洗后的从容。

周老的精神，不只在花草之间。他的世界，是入世的，也是温暖的。他和老伴均过耄耋，一生育有四儿一女，在各自岗位上有所建树。他笑言家中有“三高”：高人气、高年寿、高政治、高职务、高职称、高工资、高学历、高人才。细细数来，满室生辉，一家之中，党员有八人，师处级干部、高级职称者不乏其人，孙子辈更是人才济济。这“高”字背后，是周门家风如细雨润物，无声而长远。

他至今保持着喜爱读书看报的习惯。每日清晨，一缕阳光洒进小院，他便戴上老花镜，翻开自费订阅的《合肥晚报·肥东晨刊》《新晚报》《老年报》《文摘周刊》，国内外大事，市井烟火，尽收眼底。晚间新闻，也是他雷打不动的必修课。

更令我感佩的，是他的古道热肠。退休20余年，他平时省吃俭用，却慷慨解囊。家乡修路，谁家有困难，他总伸出援手，累计资助竟达15万余元。为传承家族文脉，支持修谱建祠堂，他慷慨捐出20多万元。

周老的庭院，在六层楼顶的方寸之间，也在楼下小院的咫尺之地，更在他那颗永不荒芜的心里。他把一生的学识与实践，播撒在昔日希望的田野；把晚年情趣，耕耘在这钢筋水泥的丛林里。

他的人生，像是一部厚厚的农书画卷。每一页，都浸透了节气的智慧与汗水的咸涩，也缀满了金黄稻穗与一片碧绿。

## 诗人老陈

□周培松

我一直觉得老陈是个诗人，从差不多40年前读中学的时候开始，从来没有动摇。

诗人应该是什么样子？是豪放浪漫的李白、还是沉郁现实的杜甫；是血泪凝成“流水落花”的词中之帝李煜、还是金戈铁马入词魄的辛弃疾；是“再别康桥”的徐志摩，还是“面朝大海春暖花开”的海子？其实，我一直都不甚明了。

但是，这并不妨碍我对老陈的固有印象。

老陈是沉默的。数年同窗，几未见他展颜一笑，甚至于这么些年断续的交往里，好像、似乎，一直以来，他都是那种漠然的、不形于色的样子。

不显山不露水的老陈，在高三那年轻干了一件惊天动地、惊世骇俗的事情，以至于我们惊为天人。中秋节那天晚上，一帮没有晚自习任务的住校生，早早地作鸟兽散。少数离家近的同学，自然选择回家享受一顿少见荤腥的大餐，余下的大多数，或三五成群畅想不可捉摸的未来，或偷摸着约了心仪的女同学效仿别人的花前月下，总之，对于中学时期最后一个中秋，其实，我们早就有了各自的规划。

老陈不然。月上中天，骑坐在三五米高的实验室围墙上，仰望嫦娥的老陈，被微醺的教导主任逮个正着……

后续的谈话，检讨自不必说，单说仰望嫦娥这件事。

中秋赏月，是已经被我们说了几千年、演绎了几千年的事情，到了老陈这里，独独就变成了仰望、变成了单相思。由此引发的诸如从仰望者变成被仰望的事实，不亚于一场小小的地震。尤其是那几个向来眼高于顶的漂亮女同学，每每谈起他时，水汪汪的眼睛里恨不得冒出几颗星星，颇让我们羡慕妒忌。

我始终心存疑惑：他是真的只在遥望嫦娥？有没有把自己想象成为吴刚？

当然，想不明白的地方还有很多。比如我的作文总是洋洋洒洒华丽无匹、比如我那会儿肤白貌美胜似潘安，为何这些原本让我傲娇的事情，在他的“仰望嫦娥”面前，尤其是在情窦初开的几个女同学面前，全然没有了该有的竞争力。

只是，老陈还是一如既往地沉默寡言。

他的诗，好像从来都没有写在纸上，更没有被当作宣言被我们传诵，只在那些沉默的仰望里，在他从不与人言说的心事里。他不会如我一般，总是试图用语言来证明自己。他会把所有的浪漫与温柔，都藏在静默之下，藏在那些不被人理解的瞬间里。

仿佛日常的言语完全不足以承载他对世界的理解，于是，他用静默筑起属于自己的堤坝，将汹涌澎湃的情感积蓄于内心最柔软的深处。

从那时候起，我就笃信老陈会成为一个灵魂自由的诗人，再不济，也会是一个有思想的文化人。

月亮在墙头等我  
风裹着桂香  
嫦娥的影子  
落在我的肩膀上

高中毕业，我去军营，老陈去了安徽大学，继续彼此的梦想，这是他用潦草到只有我能认识的几行字，留给我几句零碎的念想。带着月光的清冽，也带着少年的孤勇。

再后来，我们也忙于生计，也忙于俗世意义上的人和事，几乎没再见面。以至于我耿耿于怀的那个问题，始终找不到求证的机会：那年中秋，他究竟想要看到什么？究竟看到了什么？

只偶尔看见他的一些文字，不似少年时的温文尔雅，倒是日渐锋利。

好像也无需求证。因为我还可以想象。想象他坐在那里，热闹也好、清静也罢，这些都与他关系不大。他会捧着一杯热茶，偶尔抬头，望向窗外的天空，眼神悠远，做回那个骑在围墙上，仰望嫦娥的少年。

若是一定要问，他大抵会答：“月亮很圆、风很轻，世界很安静，只有我和月亮。”

他在仰望一份纯粹、一份不被世俗打扰的自由，仰望内心深处那个滚烫而柔软的世界。像一株独自生长的树，单薄，却很挺拔；沉默，却自有风骨。

我依旧笃信，老陈是个诗人。不喧哗，自有声；不张扬，自芬芳。把生活过成了诗的样子。

## 梨花巷

□葛宏

“四牌楼到了，请从列车前进的方向左侧车门下车”。自从地铁2号线开通，去往省立医院看病方便多了。从地铁口出来，去省立医院门诊要经过一条巷子，巷子并不长，却是必经之路，来来回回几次，知道了这条巷子有个好听的名字叫梨花巷。

据嘉庆《合肥县志》记载这里曾称为“坤生巷”“乾坤巷”。清朝嘉庆年间这里住着一户富贵人家，深宅大院里种了几株梨树，春天来了，粉墙黛瓦的院子里梨花竞相开放，引来蜜蜂和蝴蝶在花丛中飞舞，夜晚的院落里，白色的梨花和月色如水一般笼罩着花园，淡淡的幽香令人沉醉，小姐和丫鬟们在树下窃窃私语。一番风雨过后，梨花纷纷飘落，院落一片萧索烟雨中，不知明日山远水长何处同，问落花是否有情，繁烟花雨何时能重逢。几番风雨，几处冷暖，岁月流转，家道渐渐中落。

随着历史发展，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发生变化，唐代以前，城市实行封闭的“里坊制”，坊间道路称为“街”，坊内道路称为“巷”，居民区和商业区严格区分。宋代以后，坊墙被拆除，改为开放的“街巷制”，商店可以沿街开放，形成

繁华的街市。这户人家院墙被拆除，慢慢形成了人来人往的巷子，春天梨花盛开，洁白如玉，微风阵阵，花香飘满巷子，因此得名梨花巷，至今已有200多年。

梨花没有梅花的孤傲，没有桃花的艳丽，一夜春风，枝头缀满繁星，如诗如画，不为取悦谁，唯愿本着初心，为人间添一处芬芳，于喧嚣中宁静淡雅。梨花巷中至今还保存一株40多年的梨树，三四月份盛开，清风穿巷，风里不止花香，刘记烧饼、梨花巷炸鸡、咖啡甜点等香味也随风飘来，让人忍不住驻足品尝。

穿过这条巷子，通往四面八方，巷子北边挨着长江中路，南边连着红星路，东西靠近无为路和宿州路，巷子里每天人来人往，到了晚上，柔和的灯光闪烁，照亮每一个回家的人。

梨花巷短市井长，200多米的小巷，藏着庐州城百姓的生活与光阴，一句叫卖声，饱含一日三餐的烟火味。巷子里走过翩翩少年，也走过落魄公子；走过嬉笑女子，也走过蹒跚老妪。无论你走过多少山水，经历多少繁华，在高楼大厦的城市里，总是难忘那寻常巷陌里的人间烟火味。



静荷幽芳

许庆勇 摄